

戎馬生涯

(三)

李品仙

湖南都督的爭奪戰

民國五年六月初，袁世凱因帝制不成，引起全國反對，目睹各地討袁的軍事行動如火如荼的展開，終於憂憤而死。袁死後，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總統，電令各省停止軍事行動，護國之役至此結束。

湖南自袁軍退走後，原有各地編組之民軍，繼續招兵買馬，正式成立湘軍。這些部隊的上級軍官多為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下級幹部則多屬軍校畢業的學生。其中如第二師的師長趙恆惕（炎午）先生，當我在陸軍小學時，他在廣西督練公所工作甚久，其他連排長中則不少保定軍校第一期的同學。當時有一位與我相交最篤的張湘砥同學在長沙城內的獨立營擔任連長，知我隨桂軍來到株州，特函約我到長沙一敘契濶。那時我軍正在株州候命返回廣西，乃欣然應邀前往。數年不見，老友重逢，歡愉之情不在話下，其他同學知我來長沙亦多來相聚歡談，每日輪流邀宴。

盤桓數日，本欲回團銷假，他們以我在廣西部隊尚是一名見習官，堅邀我留在湖南的部隊工作，尤其張湘砥同學，並為我引見他的營長李剛培先生，李營長係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亦誠懇的留我在該營工作。最初我不敢遽然決定，經過詳細的考慮和他們誠懇的挽留，最後我只有答應了。以我是張同學邀約前來，而過去只當過見習官，張乃要我暫時委屈在他連內擔任中尉排長。當時我曾考慮到，我是廣西人，道義上我應該留在廣西的部隊服務，我雖然幹了快兩年的見習官，而黃團長對我確是特加青眼，如就此請假一去不返，於心頗為不安；不過以一個新進的青年與老行伍軍人相處，在思想上總是格格不入，彼此既不能開誠佈公，自然難以互信互賴，就過去的情形推斷，留在原部隊繼續埋頭苦幹，恐亦徒耗光陰而已，於己實在無益，若待以後仍不得不請辭他去，反不如趁此機會脫離為好。

我決心留在湖南部隊工作之後，委婉的寫了一封信向黃團長請辭。黃得信後曾派謝團附來長沙找我，因決心已定，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唇舌，

沒有與他見面。事後據謝告我，他當日奉黃團長令去長沙找我時，團長一再對他叮囑，務必找到李某要他回來，並說他與我父親是最好的朋友，此番回去必定保我擔任實職。

是年七月初旬，我在李營到職還不滿一月，湘人發起驅逐湯薌銘的運動，湯倉皇遁走，督署人員亦四散逃匿，長沙的秩序一時頗為混亂，本連奉命進駐督署擔任守護，張連長湘砥因事不在，由我率領全連入駐督署。我以此番任務關係重大，入駐後，首將督署印信，檔案集中連部封存保管，同時將庫存銀元八十餘萬元清點查封，嚴禁人員入庫，督署人員之私人行李什物亦加以收集封存，並將督署前後側門緊閉，佈置衛兵，飭令官兵一律不得外出，亦不准任何人進來，晝夜親自巡邏，嚴密戒備，靜候新任督軍前來接收。在此期間，湖南都督一職，曾發生爭奪的局面；最初議由湖南第一軍總司令曾繼梧代理，旋因譚延闓、程潛反對，爭持多日均無結果，最後推舉湖南元老劉人熙出來作為緩衝，以免發生意外。劉出任後派員來署接洽，我遂將保管之印信

、檔案、公物與封存之庫銀等一點交清楚，其餘私人行李什物無人認領者，亦集中一室聽候上級處理，並將各處清掃乾淨，後開啓各門。當時連內官兵，認爲我對督署的銀物，處理過嚴，這樣大好的機會沒有讓官兵得到絲毫好處，不免心存怨懟，我聽到他們暗地裏批評我說：「這個新老爺（當時士兵對連排長的習稱）真奇怪，有錢不知道要，連累大家跟他倒楣。」經曉以大義，衆始悅服。稍後上級允准將無人認領衣物，分給官兵用資獎勵，我令各排選出數人，公開處理，公平分配，本人不取一物。最後士兵以外套一件

，皮鞋一雙，指揮刀一把送來給我，我除將指揮刀留下外，餘均退還士兵，從此官兵對我莫不敬畏。

此次守護督署，上峯以我處置得當，秩序整然，操守廉潔，一介不取，頗爲嘉許。尤其新任劉都督特遣副官召我至其辦公室，很和藹的垂詢我的家庭狀況，履歷及服現職的經過，並當衆予以勉勵，真使我有受寵若驚之感。適在此時本連長張湘砥同學奉令他調，復將我升爲本連連長。在短短不滿一月的時間內，迭獲升遷，實出我意料之外，因此我更時刻反省警惕，在我的職責上加倍努力，以酬知遇。

老與湘桂軍人都有舊，但自己並無實力，亦因此未能久於其任。劉都督就職後不久成立一直隸督署的衛隊營，以唐生智爲營長，此乃因劉督與唐父有舊交的關係。我因前此守護督署有功，劉督乃指定將本連編入衛隊營，其餘三連則由唐招募另行成立。唐生智爲保定軍校一期同學，爲人精明幹練，膽識俱佳，此番得與共事，私衷頗爲快慰。唐因我係劉都督所特別提攜，而我又係廣西人，不會參與湘軍的複雜人事關係，故對我亦信賴有加。此後我與他同在一個部隊共事多年，其淵源即在於此。

是年八月，北京黎元洪政府任命譚延闓先生爲湖南督軍兼省長。譚到職後即着手整頓湘軍，將原有之四個師予以縮編；將原來陳復初之第一師與陶忠洵的第三師合併爲新編第二師由陳復初任師長，將原來趙恆惕的第二師與程潛的第四師合併爲新編第一師由趙恆惕擔任師長；督署衛隊營則改編爲第一師第二旅第三團之第三營，唐仍任營長，團長爲宋鶴庚，旅長爲林脩梅。湘軍經此整編，內部遂告安定。

傅良佐揮師入長沙

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後，順從 國父的主張，於民國五年六月廿九日申令恢復民元公佈的約法，八月一日召集舊國會，並經國會同意任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組織責任內閣。由袁世凱篡國所毀棄之法統，至此已經恢復，如果大家能共同遵守，我國當可由此臻於民主法治，踏上光明燦爛



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本文作者（中）偕夫人（左）在北平西山游覽，時任第四集團軍第十二路總指揮。

當時本連士兵，多係民元起義時的老兵；她們原是招募而來，積習已深，行爲放蕩，雖嚴加管教而收效不多。我升任連長後，遂決定逐次淘汰老弱游滑，另招新壯，加意訓練；不出兩月果有起色，復將本連財務補給予以整頓，使有節餘以添置士兵服裝，不足之數更以個人薪餉所餘貼補，同時倡導正當娛樂。於是全連士兵的精神由萎靡放蕩而轉爲振奮嚴肅。

劉都督雖是湘中元

之途。無如段組閣後，野心勃發，立即飛揚跋扈起來，初則與黎不和迭起府院之爭，至民國六年五月因參戰案未獲國會通過，竟至運用北方的督軍團威脅黎總統要求解散國會，因而引起張勳復辟的一幕，幾至危及國本。後段氏雖誓師馬廠救平辦逆，但復自任總理毀法如故，並企圖以武力消滅異己，統一全國。

民國六年八月下旬國會於廣州開非常會議，決議組織軍政府，戡亂護法。九月一日依軍政府組織大綱選舉 國父為陸海軍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仍虛總統位以待黎元洪。同月十日 國父就大元帥職，發表宣言述明討逆戡亂，恢復約法，召集國會之宗旨。

段祺瑞以民國再造之功自居，非法自行組閣，對西南護法各省，思以武力解決，於八月六日先發表傅良佐取代譚延闓為湖南督軍，並統率北洋軍王汝賢的第八師，范國璋的第二十師隨同南下入湘，揆其目的乃在統治湖南，進窺兩廣，以遂其統一的迷夢。當時湘軍有趙恆惕先生的第一師及陳復初的第二師，如同心合力自可抗拒，無如陳復初自譚蒞任整編之初卽心懷攜二，至此且有與傅勾結為其內應之跡象。譚知不敵乃飄然離職去滬，幸臨去前因趙恆惕先生的建議委劉建濬為零陵鎮守使，先於湘南預作部署，以期保存湘軍一部實力，並作進攻退守之基地。同時將第一師的主力林脩梅旅移駐衡陽。第二師則向湘西移動。時第一師師長趙恆惕先生因丁憂已回衡山原籍治喪。

傅率領大軍進入長沙之後，一方面從事對湘

軍部隊之分化工作，同時使王汝賢部第八師尾隨第一師（卽趙師）之後向湘南進迫，九月中旬第一師李佑文旅長與傅亦暗中勾結，傳於是下令免零陵鎮守使劉建濬職，蓋此時湘軍既已大部份向傅靠攏，料不難傳檄而定也。

九月十八日零陵鎮守使劉建濬與林脩梅在衡、永宣佈獨立，通電主張恢復國會，尊重約法，並否認段祺瑞的非法內閣，同時敦請趙恆惕先生回師領導。時我國（團長宋鶴庚）正由湘潭沿潭寶大道向寶慶移防，途中奉林旅長命停止南移，在界嶺附近待命。旋得密報，第二師的朱澤黃旅已由湘西向湘鄉移動，有蹣擊我國並進攻寶慶之企圖，此時北軍王汝賢的第八師也有進犯衡山的模樣。我第一師師部乃下令準備向衡寶前來之敵分途迎擊，於是護法戰爭首在湖南展開序幕。當時湖南獨立軍各部隊之部署大致是以湘軍第一師的主力林脩梅旅及零陵鎮守使劉建濬部，防守衡山、荊州河一帶，本團則在界嶺之線設防，掩護師之左翼。

九月末，湘軍第二師附近之朱澤黃旅經湘鄉進抵永豐附近。同時附近之李佑文旅則與北軍王汝賢部向衡山進攻，惟該旅到達衡山後所部官兵深明大義，反戈將李驅逐，重回第一師趙師長的懷抱一致參加護法，李佑文隻身潛逃，湖南護法軍的聲勢一時為之振奮。此後我第一師主力遂與北軍鏖戰於衡山、荊州河一帶。

我國在界嶺附近潭寶公路兩側佈防之後，十月中旬敵自永豐沿潭寶公路前進，當與本團發生戰鬪。敵受創，稍向後撤；因敵兵力較我遠為優

勢，我亦不願輕舉出擊。入夜後且奉命逐次向寶慶方面撤退，此可能係上級恐我國兵力過於薄弱，不宜死守一地陷於決戰，作過早犧牲也。轉進間，本連最初擔任掩護部隊，掩護全團各部隊向黑田舖附近集結，隨後又在黑田舖附近佔領陣地，遲滯敵軍向寶慶之前進。由於敵在界嶺附近向我攻擊時受創甚重，故對我國之撤退未敢跟蹤追擊；本連遂很容易的達成了掩護全團安全撤退的任務，並奉命向黑田舖集結歸建。翌日本營在黑田舖早已佔領陣地完畢，但未見敵前來，營長唐生智又要我率本連再向界嶺方向前進，實施搜索，直至到達界嶺附近捕獲敵哨兵三名審訊之後，始獲知敵後續部隊於先一日始到達界嶺，現在界嶺附近休息中。此時界嶺之敵可能聞悉我軍到來，曾目觀其紛紛向界嶺兩側山地展開，約有兩營之衆。我於達成搜索任務之後，又再度撤回黑田舖。

次日本營奉命向寶慶撤退，附近之朱澤黃旅亦跟蹤前來。當本營到達距離寶慶二十五里之紅橋時，本團奉上级命令退守寶慶祁陽間之吊井嶺（距寶慶約三十里），因需要確實掩護衡陽主力軍之側背起見，故放棄寶慶城。本營乃即在紅橋附近停止，掩護團主力向吊井嶺佔領陣地。附近湘軍朱澤黃旅於十月二十一日抵達寶慶後，亦不敢再進，雙方乃暫成對峙狀態。同時，護法軍之主力方面，當本團退出寶慶之際，亦於與敵激戰之後放棄衡山，退守荊州河之一線。

當湖南護法軍與敵苦戰之時，廣東的軍政府鑑於湖南乃兩廣的屏障，如果萬一挫敗，當然極



民國二十三年抗戰日爭艱苦時本期作文者在列山大立煌防地戍守與夫從事
。產生進增面一，戰抗面一，奶取羊養

為不利。於是方面派程潛為湖南護法軍總司令，一面派潭浩明為粵桂湘聯軍總司令出兵援湘。十一月初桂軍沈鴻英、林俊廷、林虎、韋榮昌、陸裕光等率部入湘，我湘南護法軍之聲勢隨之大振。進出湘東之桂軍，首將李傳業之安武軍予以擊破，衡陽方面得桂軍陸裕光、林虎等部之支援，亦發起反攻，擊破當面之敵收復衡山。桂軍韋榮昌部則協同我第三團向寶慶攻擊。寶慶之敵，知我獲得桂軍支援後，最初仍閉城防守。我團於十一月八日自吊井嶺向寶慶前進展開攻擊，桂軍則在我軍之後跟進支援。當時我擔任前兵連的連長，於中午時分即進抵寶慶城下。敵自城上發砲向我轟擊，繼之彈如雨下，在我身邊的號兵當即中彈陣亡。此時主力尚未展開，本連乃向寶慶城之東面採取包圍的態勢，將正面讓開，以便主力展開攻擊。不久我團之主力已經展開，桂軍亦分數路向寶慶城之西南兩面包圍前進。

大旗高舉吹角鼓

號

桂軍韋榮昌部原是舊時的省巡

防軍，這時他們雖然已經不再穿着在背心上寫有一個很大「勇」字的服裝，但他們的戰術却仍舊採用古老的戰法。當他們在到達離城三、四華里之處分成數路，每路用幾面大紅旗高豎起來搖曳空際，同時吹角與大號之聲齊鳴，隊伍則隨着以排山倒海般向前衝進；既不發槍也不開砲，只高呼吶喊而前，其勢汹汹好像毫無畏懼的樣子。這種戰法，以現代的眼光看來，自是陳舊落伍之至，如果遇上沉着應戰而又火力強大的敵人，傷亡必然慘重無法成功。可是這次對寶慶的攻擊居然非常成功，在他們未到達之前，城上之敵人不斷向我們轟擊，而在他們到達城邊時，城上的槍砲聲却逐漸減少，未等到爬越城牆攻擊，城上已寂然無聲，此時敵軍已棄城而遁，這可能是敵人眼見桂軍的旌旗浩蕩，在心理上感受威脅而然。

當天下午二時左右，敵軍已悉數北遁，我軍在民衆代表的開門歡迎下進入寶慶。我率領之連是首先入城的。入城後爲恐尚有殘敵遺留城內，當即沿主要街道配置崗哨，展開搜索，同時令人準備午餐。當我正在午餐之際，又奉團長命令，立即出發，沿潭寶大道搜索前進，追擊敗退之敵。敵軍的主力雖已在數小時之前沿潭寶大道向東北撤退，但顯然非常倉惶狼狽，我連沿途截獲敵遺棄之行李彈藥爲數不少，也有若干落伍的敵兵向我投降。當天晚上到達紅橋附近，據當時的情報判斷，北軍係沿潭寶大道向界嶺以北撤退，附逆之湘軍第二師朱澤黃旅則係經樓底穀水向湘西退却。我覺得附逆之湘軍只是他們的長官一時罔

顧大義，爲敵收買，決不會爲北軍賣力作戰，此番創敗向湘西原駐防地區退却，表示他們的勾結至此已告一段落。於是，將情報報告團長之後，決心於第二天拂曉，僅尾隨北軍之後向界嶺湘鄉前進。

在本連自寶慶出發時，桂軍的先頭部隊也已經進駐寶慶城，他們作戰雖很勇敢，但紀律却相當廢弛。他們進城之後即沿街強取民物，團長宋鶴庚目覩這種情景向我說，你們貴省的軍隊如何這般胡來，我說這是以往綠營兵的積習，請趕快去找他們的指揮官商量，迅速派出巡查隊，予以制止才好。因我曾經在廣西的軍隊中當過一年多的見習官，而且在此之前還在莫榮新的下面服務過，對於他們的情形比較了解。不過我在廣西見習時的部隊是屬於新軍，而韋榮昌却屬於舊式的省巡防軍。新軍是仿照日制師、旅、團、營的編制編成的，前此已經說過。舊式的巡防營則是從以前的綠營兵蛻化而來。在民國初年，廣西的軍隊，還是兩種軍隊都有，陳炳堃的第一師和陸裕光的第二師算是新軍。譚浩明、莫榮新、韋榮昌的部隊都是舊巡防營，這種部隊直至民國十三年後才完全淘汰。舊巡防營在滿清時代的編制和指揮系統是這樣的：最高的上級官叫提督，陸榮廷本人在辛亥革命以前就是廣西巡防軍的提督。提督之下爲統領及副統領，相當於以後的師旅長，以次爲幫統，相當於以後的團長，再次爲管帶相當於營長，再下爲哨官相當於連長，最下爲弁目什長之類相當於今日的中下士班長。營爲最大單位，有左右前後營之分，營之下爲哨，哨亦有左右前

後哨之別。每哨的兵丁多少不一，初無定額。兵丁都是招募而來，無所謂教育，每季僅在操場練習射擊而已。服裝亦極簡單，每人由公家製發背心一件，背心前後各綴有「兵」字或「勇」字，以示區別；頭不帶帽，只以一塊三四尺長的黑布包紮，腰間亦束以布帶，小腿以三角黑布綑紮當作綁腿，腳穿草鞋。軍中傳達命令，均以令箭爲憑。旗幟種類頗多，每一主官都有他的旗號，大抵是用紅布或紅綢製成，中間繡着主官的姓氏，或寫一個很大的「令」字。旗幟的多少依官階的高低而定，大致統領四面，管帶兩面，哨官一面；平時插在主官住地的營門外，行軍時則令人斜撐着在隊伍先頭行進。另有一種大號，由銅製成，共有三節可以伸縮，用時拉開長約五尺，發音簡單，平時在定更或列隊時使用，行軍作戰時則與大旗配合在一起，置於隊伍的先頭。這是滿清時代廣西巡防軍的情形，其他各省可能也只是大同小異而已。那時韋榮昌的部隊雖然已經不穿「兵」字或「勇」字的背心，可是還沒有新軍一樣的正式軍服，一般穿的是對襟的便裝，在今日看起來直有烏合之衆之感。

第二天拂曉，本連沿潭寶大道繼續向北追擊，在本連出發之後不久，本團其餘部隊亦自寶慶出發向前推進。翌日本連到達界嶺，據報北軍當天中午通過界嶺向湘鄉退去，永豐附近尚有敵一部駐守。我當將情況向上級報告，同時當天已經行軍九十餘里，乃在界嶺附近宿營。當夜奉到營長唐生智的命令，命本連於次日拂曉出發，沿潭寶大道右側之小徑繞至經永豐通洪羅廟之大道，

向永豐之側背突擊，營主力則沿潭寶大道兩側前進，夾擊永豐之敵。

汨羅前線隔河相望

第二天拂曉以前我將連部的大小行李及傷兵留置後方，親率本連官兵輕裝從潭寶大道以東的小路向敵後迂迴。由界嶺至永豐約四十華里，我們因為從小道迂迴的關係，而且還要繞過永豐，行程總在六十里以上我和全連官兵輕裝急進，沿途未為敵人發現，晌午甫過，即順利的繞到了指定的位置。我當將全連隱蔽在附近的村落中，一面休息用餐，一面蒐集永豐敵軍詳細的情報。本連的士兵大半都是湖南湘鄉人，在這一帶出生的也不少，與當地居民不乏親友關係，因此很快獲得了當地民衆的合作。他們除自動的提供了情報，擔任嚮導之外，還有不少自攜刀棍要隨我們去襲擊敵人，使全連官兵受到極大的鼓舞。

根據當地民衆的報告，駐紮永豐市內的敵人只有兩三百人，其餘大部都駐守在永豐外圍的山頭上，並築有工事。依我判斷永豐市一定是敵人的指揮部和預備隊的所在地，如果能潛入永豐市實施突擊，必可使敵猝不及防發生混亂，達到以少擊衆的效果。於是在黃昏前將路線偵察好，並秘密由敵人的後方向永豐市內接近。黃昏將近，一聲號令槍聲大作，即向永豐市內突進。果然，敵遭我突襲，四散奔逃，兩側山上的敵人以為市內已為我軍攻佔，亦盲目的掉轉槍頭射擊自相殘殺，並紛紛放棄陣地向湘潭方向奪路而逃，逃避

不及的即藏匿於市內的民家。不到一小時的時間，我已毫不費力的收復了永豐市，避匿民家的北軍散兵亦為民衆解送前來，除俘虜敵人數十名外，還得到不少彈藥武器和輜重。等到本營主力到達永豐，這場戰鬥早已結束。當晚本連於清點擄獲械彈報繳團部後，於永豐以東數里之村落宿營。團部及各營即進駐永豐市。韋榮昌部桂軍尚在數十里外的清樹坪、界嶺一帶宿營。

翌日，本營仍擔任團的前衛，繼續向湘潭挺進，沿途未見敵蹤，當日到達湘鄉附近，距湘潭約四十餘公里。此時，在衡山方面之湘桂聯軍，於收復衡山繼續向株州易泗河之線推進中。三湘民衆於獲知桂軍來援，反攻得手，亦莫不歡欣鼓舞，以前向傳投靠的湘軍將領此時不是匿跡潛蹤，便是率部來歸聽候改編。北軍師長王汝賢於兵敗之餘，於十一月十四日通電請求南北停戰，放棄長沙退據岳陽。督軍傅良佐與代理省長周肇祥於先一日棄職逃走。我軍於十一月十四日又收復長沙。

那時北洋政府由馮國璋代理總統，由於段祺瑞的驕橫跋扈積不相容，尤其馮國璋的部將曹錕等人更對段心懷嫉忌，因此乘北軍在湖南節節敗退之際，於十一月十三日通電主和，迫段去職。從此北洋軍閥遂分裂為直皖兩系如同水火。

段祺瑞於民國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辭去國務總理，十七日馮國璋通電發表國事意見，力促南北和議。無如北方各軍閥目的是為自私自利，對和議並無誠意，南方軍政府此次護法之戰原在恢復國會與民元約法，以維法統，除此而外即無和談餘地

，因此和談終無法接近。

長沙收復之後，護法各軍已集中長沙附近從事整理，桂軍各部亦逐次向長沙集結。本團在長沙休息幾天之後，奉命向北推進，沿汨羅江之線擔任警戒。其時北軍主力駐守岳陽，在汨羅江北岸僅有敵少數前哨部隊與我隔河而守。北軍以新敗之餘且正倡言和議，一時自無南犯的企圖，我護法軍正在整備也沒有積極前進的跡象。不久譚延闓先生亦再度回湘擔任省長兼督軍之職，急須調整人事部署一切，故雙方暫時成了休戰狀態。

我在到達汨羅之後，獲知桂軍旅長貴克昭部進駐長沙，在又一村內設帳。他是我在桂軍見習時的團長，以往對我相當器重。前此我脫離桂軍前來湘軍工作時，未經批准即行離職，嗣後他派謝團附到長沙找我，我又未獲見面，於心總覺歉然。如今事過境遷，趁他此番來長沙，無論如何有拜訪他一致歉意的必要。我於是趁前方平靜的當兒，請假數日過返長沙。我見貴旅長時，他對我的不告而別不僅毫未見責，反對我問長問短十分關切與勉勵，使我深為感激。在長沙休息期間，與其他桂軍中舊日袍澤相晤敘，在戎馬倥傯之餘，連朝歡會，抵掌談天下事，亦快慰無已。

主戰派的氣漲高漲

在汨羅前線與敵軍隔河相望一月有餘，至民國七年一月上旬，我湘桂護法聯軍已整備完畢，因和議始終無成，乃擬肅清岳陽的殘敵進窺武漢，以期恢復國會建立新的政府。於元月十五日以

桂軍主力經平江、通城向鄂南進發，湘軍主力及桂軍一部則越汨羅河直趨岳陽，本團於新市附近渡過汨羅江驅逐當面敵警戒部隊後繼續向北推進。於一月二十三日，本營已在上游渡過新牆河到達更口以北地區。其時，沿鐵路線北進之桂軍則受阻於新牆河，無法超渡。於是本營營長唐生智轉奉上級命令，命我率領本連向桂軍當面新牆河北岸敵軍之側背挺進，威脅敵軍後路，俾友軍容易渡河。

新牆河北岸是一片小的丘陵地帶，地形相當複雜，我率領本連向西前進一段之後，為了能利用小路保持行動的祕密起見，乃僱用熟悉當地地形的居民帶路。真是事有湊巧，找來的嚮導，由於他的妻子曾被北軍強姦，對於北軍正是恨之入骨。他不僅無條件的給我們帶路，還約同村中壯丁數人各攜刀矛和我們同行。我原來只希望將目標指向於距新牆河北方數里處之道路要點，以遮斷敵之退路，利用夜暗虛張聲勢，威脅敵人。不期該嚮導等以復仇心切，竟將本連導向敵第一線部隊之近後方，發生了一場面對面的近接戰鬪。好在他們選擇的道路非常隱蔽，直至戰鬪之前始終未為敵軍發現；因之雖然有些危險却意外的獲得了奇襲的勝利。

那時作戰在小部隊中沒有軍用地圖，只能按着概略的方位行進，而在山谷中依着偏僻的小徑，要避開敵人可能的警戒迂迴行進，便只有全憑他們領路了。我們在山徑中走了幾個鐘頭，於黃昏附近，走出一片松林。松林的前方是一帶小高地，高地上也有若干叢樹，小高地的前方山腰部便

是敵人面對新牆河的陣地。當我們剛爬上高地，就發現了敵人，彼此相距不過二百公尺，於是立即展開戰鬥。好在當時我們已佔領山頭有居高臨下之利，我用密集射擊對衝上前來的敵人當即擊斃數十人之多。其他山坡兩側的敵人，不知所措，一面向我還擊，一面向山下四處奔逃，也有一部想衝過我們所據守的高地向後奔跑的，一時陷於混戰，本連也有數人傷亡。所幸時已黃昏，敵人弄不清我方到底有多大的兵力。過了一陣槍聲漸稀，敵人們似已向新牆河的下流方向退去，我也不再追擊，只好就地向四週警戒。這時清點人數，那幾名嚮導，一個都不見了。黑夜中也無法派人尋找，我還以為他們可能在那一陣激烈的戰鬥中偷偷的跑掉了。可是過了約兩個鐘頭，他們陸續從山坡下跑了回來；原來的刀矛都換了步槍，滿身血斑，興奮而激動；我這纔明白他們真的是報仇去了。過了一會他們又帶來幾個當地的男子，挑着茶水米飯來給我們充饑，並報告新牆河北岸的敵人已經完全向岳陽方面逃走。這真是戲劇性而又感人的一幕，使我實際領略到軍隊的紀律和軍民的合作是如何的重要。

由於本連不預期的獲得了奇襲的成功，新牆方面的友軍於翌晨順利的完成渡河，繼續向岳陽推進。新牆河距岳陽二十餘公里，是守岳陽的主要防線，敵軍既已放棄新牆河，所以岳陽也就未經堅強抵抗，而為我軍於一月二十七日收復，北軍向武昌方面撤退。

湘桂聯軍在岳陽稍事整補即繼續向蒲圻、汀泗橋推進，當與北軍吳光新部在汀泗橋一帶發生

接觸，激戰數日並無進展，雙方遂成對峙狀態。此時北京政府已於一月三十日下令向南方護法軍進攻，並發表曹錕為川湘粵贛四省經略使，張懷芝為援粵軍總司令，吳佩孚副之，張敬堯為攻岳前敵總指揮，分別率兵南下增援。

二月下旬，北軍張懷芝率兵入江西，同時以海軍艦隊駛向上游。三月初北軍水陸並進，大舉進犯，陸路自鄂南及贛西向湖南進逼，水路由長江駛入洞庭湖，向岳陽、湘陰一帶騷擾。湘桂護法聯軍態勢頓感不利，經過劇烈戰鬥之後，即逐漸向湖北撤退。三月十日，岳陽為北洋海軍掩護之一部陸軍所攻佔，三月十七日北軍吳佩孚進據岳陽，湘桂護法軍繼續向長沙附近撤退。此時北軍張懷芝部自江西向湘東之醴陵西進，張敬堯部自通城經平江向長沙進逼，長沙在敵水陸四路進攻下亦無法確保，不得已再向湘南轉進，四月二日，長沙再度為北軍所攻佔。

由於北軍的節節勝利，北京政府的主戰派氣益為高漲，三月廿三日段祺瑞復出任國務總理，繼續其以武力統一全國，企圖摧毀廣州護法軍政府的迷夢。

三月二十七日，北京政府發表張敬堯為湖南省的督軍。張敬堯是段祺瑞皖系的將領，段祺瑞上臺不到四天就發表張敬堯主湘，在直系的將領看來，自己打出的天下竟為皖系囊括而去，心中自然極為不滿，因此更促成北洋軍閥的內部傾軋。吳佩孚後來在衡陽團兵不進，並私下與湘軍議和，撤軍北返，與奉軍聯合夾攻皖系，再度搗毀段的政權，主要種因於此。